

泉水 井水 自来水

◆徐益丰

水是生命的源泉,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水,生命的产生、发育和繁衍更离不开水,没有水就没有生命。

浙西千年古镇——湖镇是我儿时生活、玩耍印象深刻的故地。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家里的生活用水,从买水、抬水、挑水、吊水到自来水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,至今常常让人回味,让人感慨。

泉水

有一汪泉水,是镇里的主要水源,是人、畜、田的甘泉。清晨来到泉边,已经找不到落脚的地方,担水的男人们来得很早。从我懂事起,就知道这汪泉水并记录着镇上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和传承。

镇因湖而名。镇东北有白革湖,西南有塘头湖,中间为清湖,镇处在诸湖之间。到了明代,又改称湖头镇,俗名湖头街。清朝以后始称湖镇,一直沿用至今。

白革湖人们又叫白鸽湖,是钱塘江上游——衢江在龙游县境内的一段激水。随着龙游商帮的兴起,更发展为商埠重镇。

曾经在湖镇五七学校(原湖镇启明小学)就读的同班同学以画恋旧,画了一幅满洋阁图,让我勾起童年的往事。

满洋阁,此地古时就是一个“阁”,也就是江边码头。镇上通济街分为上街头、下街头,穿过上街头,经过满洋阁弄堂,下过六七十步台阶,便是白革湖,湖畔堤岸下有一汪泉水,镇上人习惯叫满洋阁泉水井,方形大似两个八仙桌般大小,深不过一人,是湖头街最大最壮观的泉水井,水清冽极了,汨汨有声,溢过石板四处流淌。满洋阁泉水属常流泉,水质清醇甘甜可供饮用,一年四季,昼夜不停翻滚,估计它与白鸽湖地下水脉相通有关。

我父母分别在两个公社上班,两地分居,工作忙顾不上家里,兄弟姐妹4人由外婆照顾着。家里没劳力挑水,吃水成了大问题,全靠“买水”过日子,五分钱一担的水,用水如用油。兄弟姐妹洗脸都是同一脸盆水洗的,洗好后再一起洗脚。洗澡、洗衣服要到白革湖。

记得镇上有位专靠挑水养家糊口叫“汤水奶”,给镇上饭店、饮食店,以及家中无劳动力的家庭挑水,一天要挑十几担水,遇到赶会场,一天要挑上四五十担水,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挑水,满足饭店烧早饭用水,有时饭店用水量,晚上还要挑。据说他挑了几十年的水,光水桶都换了七八双。

一位发小的爷爷人称“老百姓”,也是专门给镇饭店挑水,发小告诉我,他爷爷佝偻的小身板,每天一早就去挑水,驼着背,一步一晃的走过层层石阶,一直把饭店内几个大水缸挑满为止,然后美美地喝上一碗三角一分钱一斤的老黄酒。如今他也过了花甲,而满洋阁的石阶、水井,以及他爷爷的身影,让他宛如昨天,历历在目。

为节约家里开支,我七八岁时,父亲找了一只小水桶,我和哥哥就担负起家里抬水喝的重任。我和哥哥一个左肩,一个右肩,一路上摇摇晃晃,到家里也只剩下半桶水。到了十来岁,有了一双小水桶,我和哥哥轮流就家里挑水喝。每次去挑水时,先用手捧一捧喝上一口,似乎喝上一口甘甜泉水,挑水都有劲些。

从家里到满洋阁泉水井估计一公里多路,特别是六七十步台阶长年湿漉漉的,滋满青苔,台阶陡峭,挑水人是非常吃力的,好多人都是穿着草鞋挑水,防止滑脚。每次我步履蹒跚地用扁担挑着两桶水,一路上要歇息好几次才能把水挑回来。好不容易挑来的水,外婆是不允许我们随便浪费的,这挑来的水只有做饭才可以用的。记得有一天突然下起大雨,糟糕,家里水缸已经没有了水了,可是路远又滑,水是没有办法挑回来的。无奈,只好用盆接天落水做饭吃。

随着时间的变迁,据说1986年后,满洋阁泉水井来挑水的人越来越少了,加上镇上的人开始用上自来水,满洋阁泉水井也无人打理。尤其是1988年,湖镇解放路北拓,鼎新路改道,老台阶和满洋阁泉水井被填埋。

如今的白革湖是一条宽宽的河,偶尔能见几条捕鱼的小舟,河水微漾,不缓不急地讲述着光阴的故事。河的两岸是广袤起伏的草地,和风徐徐,牛羊闲适、蜂蝶翩跹,又现古湖头街的美景之一。

满洋阁泉水井滋养了我的童年,而今,成了不少人的回忆。

井水

相传东汉时期,有宠德公在富春江畔为孙氏点了一穴龙脉后,在乘帆船回江西时途经湖镇,发现此地有一条赤龙自西向东卧于湾口山(今湖镇集镇),于是,挖了七十二口井以泄龙脉,其目的是保证孙氏(孙权)能成为王者。

这说明湖镇古井不少,随着时代的变迁,尤其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湖镇镇上保留下来并能饮用的井寥寥无几。而保留下来大部分分布在机关单位里,由于当时机关单位用房几乎都是老宅,而古井也基本上处在老宅。如老银行、老区委、镇粮管所内等都有古井,下街头启明小学和上街头湖镇中学内,以及湾口、后东角等处也有古井。

据镇上老人说,湖头街还有一个特点,即每遇洪水季节,由于周边湖多,镇西面和南面常常被淹,特别是紧靠北面的衢江一带更是一片汪洋,可湖头街历史上却从没有遭受过洪水的侵扰。这当然与相对地势较高有关,但湖头街人却有一个优美的解释:湖头街相当于一艘大船,随着涨大水这艘船会浮起来,所以从来不会被淹;老街东头的舍利塔就是一根停泊驻锚的大竹篙,老街最西头的古樟树(多年前已被砍伐)就是船舵,所以湖头街当然不会被大水冲走了。

这个传说加上有那么多老井,难怪湖头街这艘大船能够浮起来,说明湖头街底下的水量充足。

人们对水的深有体会,哪怕再累,哪怕天黑,哪怕下雪,哪怕老弱病残,都要喝水,都要去挑水。因为挑水,摔坏桶的有,掉到水井里的有,打着电筒晚上挑的有,哪怕挑不动,提个水桶装一两瓢提回家的有。

记得七十年代的后期,为了解决就近用水,特别是解除古井经常见底的烦恼,镇上兴起挖井之风。我家住的公社大院里,公社决定在大院也挖一口井。

这口水井伴随着我的少年,水井里有我淘气的踪影,心里有水井光洁的面容,井水洗涤了心底的尘埃与忧愁烦恼。

在家门口挖井,让我一生有了一段挖井的经历。

1973年初中毕业后,失学在家,没有什么事可做,由于当时家庭经济不是很好,父母也希望做点小工补贴家用,就与施工队联系,给打井师傅打个下手,拌砂浆、递工具等。

那个年代挖口井,根本没有什么机器设备,采用的是土办法。先请一位风水先生看看地形,找寻一恰当的所谓的“风水宝地”。“风水宝地”就是附近无垃圾,防止垃圾渗透到地下污染水;地上长草,说明地下水水位不深;非老地基,老地基总是填新土要多挖几米;地势别太凹,低地多硬水。

找到地方后,开挖前,祭拜下土地公公,再开锄。先挖直径3米深2米浮土,然后在中心挖直径1.5~2米圆,用军锹挖土,沿着坑壁平齐着挖,上面用4根枕木架设到井上,上面站人,用框子把下面的土提上来转移走;挖到3米左右,井壁用竹片或木片加固防倒塌。挖一二米,再把先浇好直径1.5米、高1.5米水泥圆形筒井一个个往下放。清理后,撒上漂白粉,三天后,开井吊水,人们用上清澈的井水。

夏天,女人们围着井栏洗菜洗衣,男人们来了,先是打一桶水冲着自己汗湿的身子,清凉的井水伴着一街人度过一个快乐的苦夏。冬日,腾腾热气从井口丝丝缕缕地冒出来,那是它的呼吸,打一桶水上来,温着的水不冷,于是从容洗菜淘米,洗衣。

特别在春节时,人更多,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。每日,井边都是热闹非凡,左邻右舍来挑水的,洗衣洗菜,杀鸡宰鸭聊家常的。

水滴石穿,绳锯木断。井圈内侧随着时间推移,已经印有很多条深深的条痕,可能是用得多的缘故,一根根绳索上上下下拉扯,竟把井壁磨出了深深的口子,留下了历史的刻痕。

为维护井水清洁卫生,约隔大半年,水井就要经常清理,人用绳子放到井底,清理时把平时不慎掉落的水桶、铁箍、硬币等贵重物品捞上来,再快速将井底杂物乱石淤泥清理光。撒入漂白粉,过一天一夜恢复清澈才可以使用。

自来水

夏天只能到白鸽湖或水塘洗澡,冬天只能隔一段时间,用点热水擦擦身,有了自来水,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夏天可以用太阳能里的热水,冬天还有热水器,每天都可以洗澡,每天都会换上干净衣服。过上了崇尚文明、追求健康的幸福生活。

饮用水的变迁,也从一个侧面窥视出,人们对饮用水安全的要求已越来越高,也可以说,现代人生活的质量在不断提升。

白鸽湖的水真清,清的能够让你看到湖底的石头,湖深的地方,虽然看不见湖底,但湖水还是懂人情的,让你看到湖底绿萍的根。你在摇动双桨的时候,在阳光的照射下,身后溅起的浪花像一个个晶莹剔透闪着异样光彩的钻石。

自古以来,湖镇因多湖而得名,因古埠而闻名,历史上曾有十八埠头之称。奔腾不息的衢江水,流经此地时一不留神画了个弧,无心之笔却孕育了一片富庶美丽之地。

这里,有画一样的山水;这里,有诗一样的人文;这里,有谜一样的传说。

水与人类更是有着极深的渊源。有水是星球有生命的基础,水是万物之源,是万物的供养者。而做人,更应该像水那样——清清白白。

泉水、井水和自来水,它也像一面面镜子折射着人们的出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

水,有情有意;人,饮水思源。

作者系龙游人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。